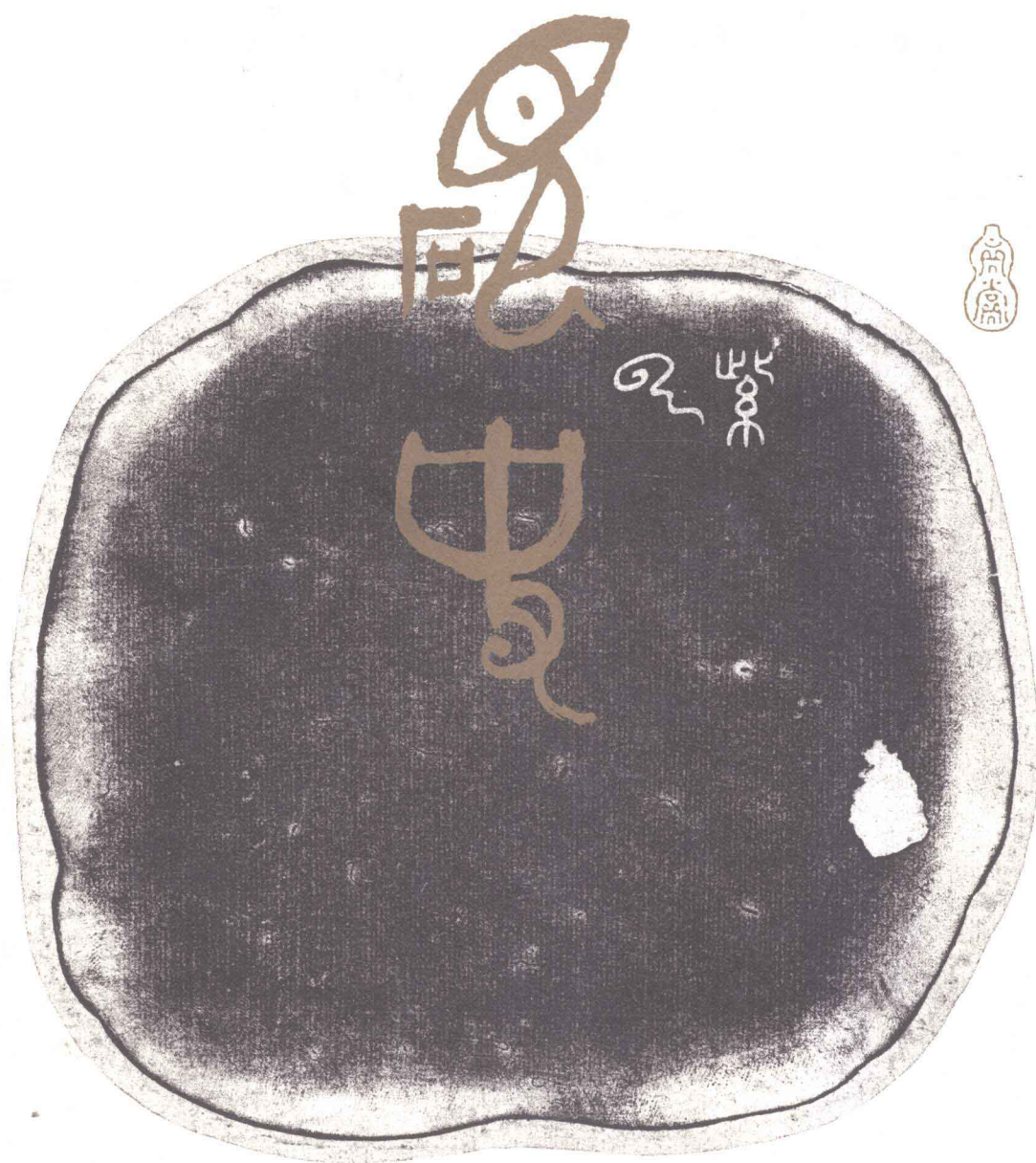


(清) 高鳳翰撰製

(清) 王相重摹

田濤 崔士篴釋文



硯端有大捺如雷縷故製成
石二字以



箋釋

硯史箋釋

(清) 高鳳翰 撰製
(清) 王相
田濤 崔士篴 釋文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權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所有。
未經許可，不得翻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硯史箋釋／（清）高鳳翰著；田濤，崔士篋箋釋．—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3

ISBN 978-7-108-03660-5

I. ①硯… II. ①高… ②田… ③崔… III. ①古硯—
中國—圖錄 IV. ①K875.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006257號

責任編輯 甯成春 張琳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出版發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北京市美術館東街22號 100010
經銷 新華書店
印次 北京圖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開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張
字數 80千字 插圖 476幅
印數 0.001—5,000冊
定價 138圓

前言

田濤

從文房四寶說起

筆、墨、紙、硯被中國的文人稱作「文房四寶」，這和國人的書寫習慣有著直接的關係。直至半個多世紀以前，國人都是使用毛筆蘸上墨汁在紙上書寫，近世西方人發明了鋼筆，大體是因為這種筆的內部構造有儲存墨水的功能，不用在寫字時不斷重複蘸墨水的動作。據說西方人最早是使用鵝毛削成的筆管蘸上墨水書寫；後發明了「蘸水鋼筆」，在筆管的一端安裝金屬做的筆尖，克服了鵝毛筆不耐磨的缺點；「自來水筆」則是在「蘸水鋼筆」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和鋼筆一起傳入中國的還有鉛筆，用木材包裹石墨做成的筆芯，使用時削出筆尖即可；再後來產生了圓珠筆等新型的書寫工具。這些工具不但價格便宜、使用方便、利於攜帶，還可以大批量工業化生產，最終取代了有著幾千年傳統的中國式的書寫工具。我小的時候學校裏還有習字課，小學生們帶著毛筆和墨水匣到學校去，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習「寫大字」。墨水匣是用銅製成的，有方形和圓形的不同形制，裏面放上一團絲綿，讓絲綿吸滿墨汁，書寫時用毛筆蘸取墨汁即可。墨汁是從文具店買來的，不用自行研墨，所以我小的時候，硯臺已經很少有人使用了。及至現在，這種銅質的墨水匣已經很難見到，很多中小學校不再設置「書法課」，甚至鋼筆也快要銷聲匿跡了。毛筆字還有人在寫，但是已經變成「藝術」，不再是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很多人開始通過電子設備書寫、記錄生活，甚至交流方式也發生了徹底改變。終於曾經的「文房四寶」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或者失去了它們原有的功能，成為寄託對業已消逝的文明的追思的收藏品。

「文房四寶」中最早出現的應當就是硯臺。「硯」通「研」，古人也有將硯臺稱作「研台」。考古發現史前社會已經開始使用研磨工具，如大量發現的「磨盤」和「磨棒」，這些被普遍認為是先民用來加工糧食的工具。

但對早期巖畫的研究已經發現，人們將研磨加工後礦物質的顏料用作繪畫，並且也發現了當時研磨顏料的工具，造型與「磨盤」、「磨棒」十分近似。新石器時代發現的大量彩陶上有色彩豔麗的紋飾，有些顯然是用類似毛筆蘸上顏料進行塗繪的，因此筆和硯的歷史應當十分古老。有人認為古人最初是用堅硬的刀具在金屬或者甲骨上刻劃文字，但也發現了一些用顏料在甲骨上書寫的痕跡，因此不能排除筆和墨在夏商時期已經出現並被應用。此後，古人曾經在很長時期內用筆墨在竹簡或木牘上書寫文字，而後紙的產生改變了書寫的歷史，直到今天仍然是記錄和傳遞文明的主要載體。

硯的文獻記載

關於硯臺的文獻記載很多。

宋人蘇易簡有《文房四譜》行於世，據稱成書於北宋雍熙三年（九八六）。蘇易簡（九五七——九九五），字太簡，北宋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縣）人，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八〇）進士。《文房四譜》分為《筆譜》、《紙譜》、《墨譜》、《硯譜》，共五卷，其中《筆譜》二卷，其餘各一卷，附筆格、水滴器。書前有徐鉉序，末有自序。書中各譜的體例大致相同，首先敘事，次講製作，三為雜說，四為辭賦。敘事重在說明定義、沿革及產地；製作則重在介紹製造技術；雜說主要講述典故和軼聞；辭賦彙集了唐以來有關贊詠「文房四寶」的詩詞。其中《硯譜》對硯石的色澤、硬度、韌性、滲透性、冷熱適應能力以及製作方法和外形等都有詳細的介紹，此外還專門介紹了澄泥硯的製作方法。該書原有宋刊本，今已佚。傳世有《四庫全書》本、《學海類編》本、《檀几叢書》本、《十萬卷樓叢書》本等，均為叢書零種。《文房四譜》多援引古代類書及唐五代以前之舊籍，廣征博引。後人評價其體例仿照《藝文類聚》的編排，帶有分門隸事、後附詩文的特點，以為傳統文獻中專舉一器一物輯成一譜，實自此《文房四譜》開始。

傳世尚有米芾《硯史》一卷，記硯二十六種，其中以介紹端硯、歙硯二石甚詳。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七）字元章，號襄陽漫士，祖籍太原，後徙居襄陽，其書法與蘇軾、黃庭堅、蔡襄並稱「宋四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硯史》，宋米芾撰。首冠以《用品》一條，論石之當以發墨為上；後附《性品》一條，論石質之

堅軟；《樣品》一條，則備列晉硯、唐硯以迄宋代形制之不同。中紀諸硯，自玉硯至蔡州白硯，凡二十六種。而于端、歙二石，辨之尤詳。自謂皆曾目擊經用者，非此則不錄，其用意殊為矜慎。」可知米芾《硯史》所記二十六品，一定都是他當時的經眼之物。

另見於著錄的還有宋人高似孫《硯箋》一卷，據宋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四記載：「硯箋一卷，高似孫撰」；高似孫另有《剡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剡錄》十卷，宋高似孫撰，似孫字續古，號疎寮。《宋詩紀事》作余姚人，而是書自序自稱鄞人，則屬鵲誤也。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官校書郎守處州。」其後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九《經籍考五十六》中也有著錄：「《硯箋》一卷，陳氏曰高似孫撰。」馬端臨所稱「陳氏」，即陳振孫。今查高似孫（一一五八——一二三一），曾任徽州通判、處州知州等。除著有《硯箋》之外，還著有《疎寮小集》、《剡錄》、《子略》、《蟹略》、《騷略》、《緯略》等。清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書》時，將高似孫所撰《硯箋》收入其中。四庫館臣給予《硯箋》較高評價：「似孫有《剡錄》已著錄。是書成於嘉定癸未，前有自序，序末數語，隱澀殆不可解。與所作《蟹略序》體格仿佛相似。陳振孫稱『似孫之文，好以怪僻為奇』，殆指此類歟。其書第一卷為端硯，分子目十九，卷中硯圖一類，列四十二式，注曰『歙石亦如之』，然圖已不具，意傳寫佚之也；第二卷為歙硯，分子目二十；第三卷為諸品硯，凡六十五種；第四卷則前人詩文，其詩文明題曰『端硯』、『歙硯』者，已附入前二卷內。是卷所載皆不標名品，故別附之諸品後耳。《宋志》所錄硯譜，今存者尚有四五家，大抵詳於材產質性，而罕及其典故。似孫此書獨晚出，得備采諸家之說，又其學本淹博，能旁徵羣籍，以為之佐證，故敘述頗有可觀。」大抵高似孫曾經在徽州一帶做過通判，其官職與高鳳翰相當，二者都有機會接觸歙硯，似乎有神氣相通。

此外尚有《端溪硯譜》一書，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不著撰人名氏，該書卷末有淳熙十年（一一八三）東平榮芑跋語：「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於眾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為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云，是當時已不詳該書出自誰手。書前有論硯石之所出，與石質、石眼；次論價次、論形制；而終以石病。書中錄有唐柳公權《論硯》，稱「首青、絳二州，不言端石」；又錄有蘇易簡《文房四譜》以青州紅絲硯為首，自是以後端硯始獨重於世，而鑒別之法遂愈以精密等語。至如當時以子石為貴，而此獨辨其妄，故榮芑以為「稍異於眾人之說」，即指此類而言。《提要》稱：「自米芾《硯史》已云：『徧詢石工未嘗有子石。』芾為含光縣尉，嘗親至端州得其詳，而其言正與此合，亦足以知其說之真確也。」由於跋文中提到此書為宋葉樾所傳，故後人也以為此書為宋

葉樾所著，後來又有將此區分為《端溪硯譜》和《端溪硯史》之說，是為以訛傳訛。《端溪硯譜》則專講端硯，自唐李賀作《端州青花紫石硯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刊抱水含滿唇，暗灑莨弘冷血痕。」後人考證「紫石」即「子石」，足見端硯已備受推崇。

《硯史》作者高鳳翰

明清以後多有論及硯臺的文章，但以高鳳翰所著《硯史》最負盛名。高鳳翰（一六八三——一七四九），字西園（是故《硯史》又名《西園硯史》），號南村，晚號南阜，山東萊州府膠州城南三里河村人；晚年右臂病廢，是清中期著名的左筆書畫家、篆刻家及詩人。其短短六十六年的人生，給我們留下了數千篇詩文以及大量的書、畫、印、硯等藝術精品，美術史上把他歸入「揚州畫派」。

高鳳翰天性聰敏，少具異才，九歲即能作詩，十幾歲開始作畫。其父高曰恭，康熙己卯（一六九九）年）舉人，先後做過諸城、淄川教諭。據《諸城縣志》載：「高曰恭有文名，工詩，善書畫。」又據《淄川縣志》載：「高曰恭善詩歌、文詞、書法，畫意無不精到，學者得其片紙珍若拱璧。」高鳳翰十五歲時隨父赴淄川教諭任，明清之時其地乃是文人彙集之處，地方名士張元、李堯臣皆有才名。高鳳翰和他們是同輩學友，相互切磋。高鳳翰生於這樣的詩書之家，自然幼年便受到了書畫的熏陶，這為他的藝術成就奠定了基礎。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高鳳翰二十七歲，秋天赴江西，在滕王閣得以拜見著名畫家沈宗敬，期間相互探討詩畫，互有詩文贈答。康熙五十年（一七一），高鳳翰考取了秀才，隨後由濟南東歸，住在安丘好友張在辛家。張在辛（一六五一——？）字卯君，一字兔公，號柏庭，又號子輿，山東安丘人。曾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拔貢生，授觀城教諭不就。後築園城隅，與在乙、在戊兩個弟弟和朋友們一起討論詩書繪畫。在辛書法工篆、隸，精刻印，畫入逸品。張家築有墨寶樓，專事收藏書畫古玩。著有《印相軒印譜》、《隱厚堂詩集》等。高鳳翰居於張家，得見大量金石書畫珍品，必當受益良多。

此後高鳳翰先後於康熙五十年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遊歷德州、濟南、諸城、萊陽等地，一面遊覽名勝古跡，一面以詩文書畫會友，使他的藝術造詣更加成熟。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秋，四十四歲的高鳳翰在膠州知府黃之瑞推薦下赴京應試，取賢良方正科考列一等，後在圓明園被召見，授修職郎，在當時這只是一個八品小官。此後又在盧見曾等舉薦下授安徽歙縣丞試用。盧見曾（一六九——？）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山東德州人，盧道悅之子，清初時極負盛名。時盧見曾任六安知州，向安徽巡撫程元章推薦高鳳翰，使其得以先後代理歙縣和績溪縣的知縣。上任不久，受人誣告在一命案中受賄，澄清後，暫代理績溪縣令。後又代任儀征縣丞兼委管「泰州壩監掣」，掌管鹽務。高鳳翰在泰州任職時逢鄭板橋慕名來訪，至此二人結為好友。歙縣、績溪兩地就屬徽州，是為歙硯產地，高鳳翰居官於此，對歙硯有了更深一步的瞭解。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詔博學鴻詞科考試，地方長官舉薦鳳翰，但未能實現。乾隆二年曾由揚州至鎮江，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右手發病，不能動作。七月痺症加劇，右臂至病廢，遂去官寄居揚州寺中。在這期間，高鳳翰與揚州畫派金冬心、鄭板橋、汪士慎、李方膺、邊壽民等人相投契，且畫風相近，故後人有將高鳳翰列入「揚州八怪」之一的說法。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鳳翰五十九歲，回到故鄉。此時他已在江南客居十四年之久。高鳳翰六十一歲時為自己作了《生壙志》，稱晚年「再病再起，支離臥榻」。有一次病後無錢買藥，把珍藏的文物紫玉硯、漢印百方、宋本佛經、明杜琼畫《陶九成南村圖》等送與知州陳端求援。陳端，字希賢，江蘇泰州人，對高鳳翰十分敬重，讀高鳳翰求援詩後，贈銀百兩。高鳳翰十九歲時，曾娶同鄉富豪傅文學之女傅尊古為妻，婚後生有二子一女。傅尊古始終隨其顛沛流離，患難與共。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膠州一帶連年災荒，高鳳翰只能靠典當衣物田產、出賣文物字畫為生。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春天，一代藝術大師高鳳翰，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其姪高汝琥、子高汝奎、孫高攀麟、族弟高元質等將他葬於膠州南關東辛置村北嶺，鄭板橋為他題寫了墓碑「高南阜先生墓」。

高鳳翰一生命運多舛，曾經受到盧見曾案的牽連，被誣入獄，後雖得以平反，但身心備受打擊，於五十五歲壯年之時又染痺疾，使右手殘疾。但高鳳翰竟以左手重新執筆持刀，自號「丁巳殘人」、「老瘳」、「尚左生」，鑿印「左軍瘳司馬」、「一臂思扛鼎」，可見其精神之一斑。高鳳翰以「西園左筆」成了當時畫壇上的傑出代表。鄭板橋寫詩讚美道：「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向餘。短劄長箋都去盡，老夫膺作亦無餘」。

除了繪畫和治印之外，高鳳翰頗負詩名。他的第一部正式詩集是《擊林集》，書成於高鳳翰二十六歲時，此前

的詩文沒有正式編入。後有《岫雲集》、《鴻雪集》、《歸雲集》，六十三歲後編《歸雲續集》，最後完成的是《青蓮集》。其詩作主要收集在《南阜山人詩集類稿二十一卷數文存稿十五卷》中。據統計高鳳翰自二十六歲至六十二歲三十六年之間，共創作詩文兩千三百多首，因此將其視作詩人也不為過。其詩歌可以分為紀實、題畫、抒懷、贈答四類，其中以紀實類的作品最為後人推崇，這與高鳳翰一生顛沛流離的生活有直接的關係。據《揚州府志》載，泰州連續兩年蝗災肆虐，禾穀無存，民不聊生，官吏縱蝗不捕，反而乘災害民。高鳳翰作《捕蝗謠》一首表明他的心跡，詩的最後說道：「蝗食苗，吏食瓜，蝗口有剩苗，吏口無遺渣。兒女哭，抱蔓歸，仰空號天天不知，吏食瓜飽看蝗飛。」表達了作者對災民的同情，並且抒發了他對官吏橫行的憤懣。高鳳翰還有一首《苦竈行》：「饑腸霍霍日晌午，尚待城中換米錢。得鹽盡人豪賈手，終年空作牛馬走……」對當時鹽民悲慘生活和走投無路的處境作了真實的描繪，寄予無限的同情。清初文字獄大興，高鳳翰能夠在他的詩歌中對當時的社會批評指斥，實為難能可貴。

除了詩歌以外，高鳳翰還留有一些散文，其中《簾蛛記》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寫照：「高子病痿不出內戶者旬月，客散擁榻，目無所寄。則常屬之窗與簾，簾附窗而嫗於壁，壁之穴蟲多緣而遊。有蛛初來登簾，若涉大險，簾有隙，動輒失足，失足輒驚，驚輒退，縮不敢前，則惴惴而行，帖帖而蹲其勢，若不終日者。已乃戲令撤其窗扉，使去壁遠而絕其歸，奪其所安而重圍之。意初不堪，久且苦饑，無所食則強起掠簾蠅，一日而坦，二日而躍，三日則投擲如飛矣。高子曰：嘻，世間夷險，安有定形，視所挾而處者何如耳。神完於危，技精於熟，能成於有，附勢於絕援，置之至危而後安，置之必亡而後存，色沮死神乃來告，精神寂寞，大道以通。」文雖不長，字裏行間可見高鳳翰晚年抱病且為衣食所困，歎息世道無常，但仍抱守「危後而安，亡後而存」的精神。

高鳳翰的書法獨具一格，以清雅飄逸著稱。後人評價他的左手書法上承魏晉風格，筆力蒼勁，為左書極致。高鳳翰的繪畫，主要可分為工筆畫和寫意畫兩種畫風。其工筆繪畫，後人評價「得宋代莊重雄偉之氣，有元明輕鬆淡雅之風」。清秦祖永在《桐陰論畫》中論及其繪畫時稱：「北宋雄渾之神，元人靜逸之氣，筆端兼擅其勝。」高鳳翰早年的右手繪畫，實功力深厚，已享有很高聲譽。鄭板橋曾贊言：「人但羨其末年老筆，不知規矩準繩自然秀異絕俗，於少時已壓倒一切矣！」而其晚年的左手繪畫，更加在清秀俊美中深透出樸實蒼勁的神韻。

《硯史》的前世今生

高鳳翰平生癖好收藏硯石，據說最多時達千余方，且又擇其佳品鐫刻銘跋，將題署的心愛之硯加以收集，著成《硯史》四卷。全書收硯一百六十五方，所拓硯圖一百一十二幅，據說最初是用彩墨拓印，並在模糊處用筆勾勒填補。原書設色淺淡，並配朱墨、藤黃、赭石等色，鈐以朱印，色澤古雅可愛。高鳳翰去世後，《硯史》原本為宿遷王相在高氏後人處得，並延請太倉王應綬摹刻上石。

王應綬（一七八八——一八四一）又名王申，字子若，一作子卿，江蘇太倉諸生，王原祁玄孫，是吳門畫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史載善鑿刻，據稱嘗為萬廉山太守摹刻百二十漢碑於硯背，鐫刻極工。王應綬卒年只有五十四歲，沒有完成《硯史》摹本。據《畊硯田齋筆記》稱，因應綬患病去世，《硯史》僅成其半，後由清吳熙載改用棗木版繼續摹刻補成，乃使《硯史》得以流傳。

吳熙載（一七九九——一八七〇）一名廷揚，字熙載，五十後以字行，號讓之，亦作攘之，嘗自稱讓翁，又號晚學居士、方林丈人，江蘇儀征人。清代著名篆刻家，師法鄧石如，後為篆刻名家包世臣入室弟子。从《王子若（應綬）摹刻硯史手牘》等文獻記載得知，吳熙載僅將王應綬已刻尚未完工的部分續刻完，其餘均聘用揚州刻工用棗木板鐫刻，一年時間，《硯史》後半部即完工。由於揚州工匠不解文義，也不懂藝術，導致字跡錯亂，加之木刻效果較之石刻遜色，其後半部較之前半部有很大差別。王相此時已年逾花甲，無力重刻，原王應綬刻石已有少量殘損，王相也只能稍作補救而已。咸豐二年（一八五二）春，王相將王子若在逝世前兩年多的時間裏寫給他的十四封信，偕同王子若族弟告知子若身後事的一封信，輯為《王子若摹刻硯史手牘》，完成這一歷史使命之後，便與世長辭了。如今這些信劄，已經成為研究《硯史》的重要資料。

據說《硯史》原書曾藏於王應綬「池東書庫」，後在日本侵華戰爭中不幸散佚。上世紀五十年代，曾於宿遷發現殘頁十六幅，並發現王應綬刻石四十五塊，後交南京博物院保存。

高鳳翰的《硯史》傳世稀見。後人以為其包含石刻本和棗木刻本兩種形式。使用木板仿製石刻進行拓印的方法有著悠久的歷史，傳世宋元舊拓中也有用木板補拓的現象，但因石刻和木刻材質不同，吸水量有很大差別，仔細審

看，仍然可以區分。另有人以為石刻本直到第五十一石，以下則為木刻本，這一說法似略顯武斷。今所見《硯史》傳本稍有不同，如第六十二石在鈐印和排列題跋時互有區別，或者在當時已有挖改；又傳世各本中，有的收有包世臣的跋文，有的則不見包文。

《硯史》一書濃縮了高鳳翰一生藏硯、製硯、銘硯的藝術成就，其中開卷有高氏親自題寫的「墨鄉開國」四個隸書大字，表達了作者自信和得意的心境。高鳳翰又仿照《史記》表、書、本紀、世家、列傳的體例，並以「史」稱之，更見其精神已沉於硯石之中。高鳳翰所刻硯銘，彙集了不同的書體，佈局酣暢，字體揮灑自然，夾雜對硯的材質品名和製作的記敘，或篆隸，或行草，錯落有秩，或長篇，或短句，姿態萬千。膠州市博物館專家鄭文光先生評價《硯史》時認為：「高鳳翰將詩、書、畫、印與製硯相互滲透交融，熔鑄於一爐，完成了他獨闢蹊徑、自樹旗幟的藝術體系。他將詩意入硯，書法入硯，印藝入硯，畫意入硯，縱橫交織，相容並包，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現高鳳翰的故鄉建有「高鳳翰紀念館」，不但再現了當年高鳳翰故居中的石龕館、春草堂、北堂、竹西亭、南齋、南齋池等建築，還收藏有高鳳翰的大量藝術作品。

數十年前，我在杭州古籍書店意外地發現《硯史》拓本，手卷形式，未裝裱。細審為以汪六吉紙初拓，墨色濃黑，燦爛照人，與所見各本有異。我曾經另見有不同的四卷本，多為冊頁裝，且此手卷雖硯圖一百一十二幅全存，但無包世臣序，似當為較早的拓本。後經比對，與日本所藏《高鳳翰硯史》相同，當係《硯史》各本中最早並且最為精良的拓本。承蒙杭州古籍書店嚴寶善和高坤兩位前輩幫助搜尋配齊，乃得以攜歸。後見有日本國二玄社出版發行的《高鳳翰硯史》，底本乃為當年侵華日軍從宿遷王家盜去的我中華故物。遂與三聯書店裝幀大家寧成春先生相商，計劃將此精拓本化身千百，以饗愛我中華文物諸君子。考慮到其文字有多種字體，有些印章今人亦難以辨識，特邀書法家崔士篴先生進行考訂；又向出版家胡守文先生借來珍藏的別本《硯史》，補足包世臣序；並由我和崔先生對全書加以箋釋，交由三聯書店出版。承蒙著名設計師陸智昌先生接手精心裝幀，為之增色匪淺；又承張琳編輯盡力協助，在此一併致謝。

當年幫助我搜尋《硯史》拓本的嚴寶善和高坤兩位先生，已在十數年前先後作古，此書出版，亦可作為我對兩位前輩的紀念。

目次

前言	田濤	一
高鳳翰題辭		一〇
南阜山人小像硯		一二
雲海孤鶴圖		一四
高鳳翰自序		一六
李果序		一八
孔繼鑠序		二四
包世臣序		二七
史例		三二
硯史摹本第一至第百十二		三三
姚世鎔題識		三一五
吳廷颺跋		三一六
王相跋		三一八
南阜山人生壙誌銘		三二〇
楊翰題詩		三二二

高鳳翰題辭

江口守風泊舟

墨鄉

開國

乙卯人日題 翰

印：泰山滄海樵漁

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印：曾在秀水王惜庵家



開國
之
功
也



南阜山人小像硯

印：楊翰印長壽年宜子孫

南阜山人小像

乾隆戊午門人陸晉敬寫

類以唐，激以昂，不痴不狂，亦謔亦莊，是為老阜之行藏。

南阜山人自題

乾隆戊午

印：左手

惜庵重摹《硯史》，予以自藏山人手

琢硯拓贈屬摹冊首。 督亢楊翰識

印：海琴 楊翰私印



顏以唐淑以易不痴
不狂亦謔亦莊是為
老長子行藏

南阜山人自題
乾隆戊午



惜庵重摹研史予以自藏山人手琢研
拓贈屈摹冊首 晉亢楊翰識



○此研史冊內所未載余前謂阜老未作史前無
拓本者為研之不幸而此作於乾隆戊午亦未
收入凡流落人間不遇物色者遠想慨然 相



○此硯《硯史》冊內所未載。余前謂，
阜老未作史前無拓本者，為硯之不幸。而
此作於乾隆戊午，亦未收入。凡流落人間
不遇物色者，遠想慨然。相

印：王相印 手摹金石

雲海孤鶴圖

雲海孤鶴圖

朱岷寫照

印：俞仲

寥天孤鶴，托跡冥鴻。回臨絕嶠，

坐領長風。倘有成連刺船出沒其中乎？

丁未三月南邨居士自題

雍正丙午

印：鳳翰

印：秀水王氏監藏 惜庵收藏

